

于斯 重述水浒 延续生命

文 王小柔

一部“水浒”一生夙愿
说书人给了新启发

第一次看《水浒传》时于斯只有10岁。有个同村同学，他哥哥是村里藏书最多的人，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苦菜花》《林海雪原》……满满一箱子。木板箱，搁在他家阁楼上。于斯每次去借书，都是先搭上木梯子爬上阁楼，借着屋顶亮瓦透下来的光，打开木箱子翻找。

小学四年级，于斯借来《水浒传》看了一个月。还书时同学的哥哥很惊讶：“这么快就看完啦？”于斯说：“是的，不信你考考我一百零八将的绰号。”哥哥随便考了几个人的绰号和兵器，于斯都答对了。哥哥高兴地说：“你要看什么书都可以找我借，只要我有。”五年级，于斯借了一本《苦菜花》，上课时放在抽屉里看，被语文老师抓住，把书没收了。于斯的父亲去学校把书要了回来。

于斯的父亲也是个“水浒迷”，知道儿子喜欢这套书，只要有空，就会给他讲。那个年代还有说书人，背着小鼓进村，说唱一段，又背着小鼓和小半袋大米，去另一个村。水浒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在于斯心里重复着。上初中以前，《水浒传》最吸引于斯的是打刀，小李广花荣是于斯的偶像，他自制了一副小弓箭，每次去另一个村做客时就会带上它，觉得这样出场才算帅气。

16岁的于斯考上了军校，19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喜马拉雅山的山沟里。寂寞的时光，他开始写诗，往拉萨和内地的一些刊物投稿，后来他调到了军区创作组。

于斯在拉萨的新华书店买到了《水浒传》。这次看完后，他对梁山好汉招安后打方腊不太满意，对宋江把扈三娘嫁给王矮虎也不太满意。有一天，他在创作组资料室找到了一套金圣叹点评的《水浒传》，看完感觉舒服多了，一个是因为金圣叹把《水浒传》的后半截给腰斩了，另一个是他在书里写下的那些点评——关于人物的，关于一些细节，让于斯大开眼界。于斯发现，自己以前读《水浒传》读得太粗糙了，很多地方没有用心去深入地理解。

于斯觉得，如果想写好小说，好好研究《水浒传》是必须的。那时候他就二十出头，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，他读了一本又一本跟《水浒传》相关的书，有的是研究著作，有的是衍生小说。他有时会想：为何我不写一本跟《水浒传》有关的小说呢？

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听评书人讲《水浒传》，对同一个故事，两个说书人讲得并不一样。比如王矮虎结婚的那天晚上，一个说书人说，王矮虎被扈三娘揍了一顿，有两个村民哈哈大笑，说打得好。另一个说书人没有说王矮虎被打，而像书中写的那样，讲到了雷横上山，村民几次打断说书人，问他为什么不讲结婚那天晚上王矮虎挨打的事，还问他后来扈三娘过得怎么样？于斯说，他当时就想，如果自己写一本有关《水浒传》的小说，一定要把扈三娘跟王矮虎结婚以后的日子写出来。

没过多久，于斯又把改写《水浒传》的念头放下了。那时候大量西方小说和哲学著作涌入中国，占领了他的大脑。他开始模仿外国作家写小说和诗。他模仿过博尔赫斯、马尔克斯、海明威、卡佛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他觉得这样不行，老模仿别人，没有自己的特点，也就没啥艺术价值。但是创新又谈何容易！于斯想到的办法，就是把本民族的一些东西跟西方文学结合起来，就这样，《水浒传》又回到了他的视野。1993年，他转业到成都，大量工作上的事、生活上的事需要处理，改写《水浒传》这件事只能暂时搁浅。

哪怕生命倒计时
故事还是要讲完

2004年，于斯开始拆解《水浒传》。他认为，《水浒传》主线上长满了可以独立的枝条，其结构就是一棵树。砍掉其中任何一根枝条，哪怕是精彩的林冲线、武松线、鲁达线，都不影响这棵树。大多数宋江以外的线，都可有可无。甚至，某一根线砍了更好，比如鲁达线。鲁达被招安前是个行侠仗义的好汉，招安后就走向了行侠仗义的反面，变成了一个好勇斗狠之人，变得莫名其妙。于斯想，他如果重写《水浒传》，坚决要避免这种价值观前后不一致的情节，也要坚决不要那么多的枝条，要让主线保持简洁明快。根据内容主题，他觉得互有联系的多线并进结构更适合自己的这本书——可以有更丰富的变化空间，比如可以用悬疑风格线、武打线、情感线，可以镶嵌很多猜谜的内容，可以容纳很多跟书外的“水浒”对话的主题。

但刚写完一半初稿，于斯就病了。2014年开始有一些症状，尤其到了冬天，会觉得喘不过气，以为是空气质量的问题，他专门去了南方，住在广西一个书店里，一边写作一边休息，结果病情却越来越重。他继续往南，到了海南岛，却开始发烧、呕吐。

2016年下半年，于斯住到了北京通州，闭关写作。一年后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，上楼都喘不过来气。2018年4月，他连续呕吐了一个月，送进医院抢救，确诊为肾衰竭。

于斯被疾病打倒了，但他又爬了起来，只要能甩开手机，就接着写，接着改，然后又被疾病打倒。一个人用生命一次次与病魔抗衡，或许这种勇气都来自《水浒传》。于斯一次又一次倒在病床上、手术台上，但他总能爬起来，接着写！他说：“生病确诊之后的四年，慢慢修改，改了两遍，觉得还像个样子，我现在可以去死了。”

肾衰竭，不只是肾有病，还引发了二十多种疾病，像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贫血、皮肤病、抑郁症、失眠等。也改变了社交关系，一个是社交活动减少，另一个是和人交往时，自己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，注意力自然就回到了自己身上，对别人说的话不够敏感，影响深度交流，不断失去朋友。

有人以为于斯傲慢，以为他在诗歌上有了些成绩，瞧不起别人，于是对他的态度渐渐改变。于斯努力过几次，想挽回友情，没啥效果，只好算了。他觉得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，反正不会太长，还是把时间放在喜欢自己的人身上吧。

其实于斯能用来和人交往的空闲时间很少，他每天腹膜透析至少四次，每次40分钟，还要做很多家务，因为孤独，每样都得自己动手，洗衣、晾衣、收拾屋子、买菜、做饭，还要保持一定的运动量。他每顿饭吃得很少，但还要加餐，时间被这些事情分割得零零碎碎。



于斯

作家、诗人。1964年生
于武汉，曾任西藏作协副主席。肾衰竭晚期患者。用十年时间完成长篇小说《大活水浒》。诗歌作品入选“汉语先锋·2022年度最佳诗歌100首”。

诗歌是灵魂中的精灵
写作是活着的快乐

因为无法预计自己能不能活两年以上，所以不敢制订写长篇小说的计划，对于斯而言，这就等于失去了人生中非常大的乐趣。不能喝酒，不能喝茶，很多好吃的东西都不能吃，不能游泳、泡澡，小说也不写了，朋友聚会聊天越来越少，人生的乐趣越来越少，但是于斯也只能安慰自己，幸好还能阅读、写诗，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出去散步，生活还能自理，还可以活着。

偶尔，于斯也会去吃能吃的东西，也会吃一点点被医嘱禁止的美食，看电影或者听听音乐会。这么数一数，他的人生中还是有一些没有被二十多种疾病夺走的乐趣。他现在主要写诗歌，丹麦翻译家、诗人劳淑珍把他的诗歌译成了丹麦语，也有的诗歌已经被译成了英语、韩语。

诗歌是于斯的另一种精神力量。他写的《某人眼中的父母》《但愿你们都不会碰上这种选择》《一个透析诗人的早晨》三首入选“汉语先锋·2022年度最佳诗歌100首”。其中后两首都是病痛主题。他一边与病魔做殊死搏斗，一边将自己的病痛和病体作为最重要的诗歌素材。

诗人、出版人沈浩波说：“这是一个诗人专业而自觉的决定，病痛是他最大的日常生活，他必须深入这样的日常。他意识到，病痛扩大了他的身体的感知，病体成为日常生活的唯一主角，他由此可以真正践行‘身体写作’，将自己整个人彻底抛进诗歌中去，全部交给诗歌。”

诗人交给诗歌什么，交出多少，诗歌就还给诗人什么，还回多少。病痛之下的于斯写出了最好的诗歌，此前沉睡在身体里的诗人于斯，也因身体变为病体而被唤醒。唤醒一个诗人有多难？有时竟需要一场大病。身体成了病体，于斯如睡狮猛醒，充满旺盛的创造力。于斯的诗歌创作，既构成了一种美学现象，也形成了一道生命景观。

于斯访谈

后现代“水浒”叙事
让故事更合理更动人

王小柔：《水浒传》中有多处渲染梁山好汉滥用暴力的情节，您的《大活水浒》对暴力描写是否有足够的克制？

于斯：我用改变叙事视角的方法规避了这个问题。比如，同样是叙述朝廷镇压方腊起义，《水浒传》热衷展示宋江忠义军攻城破关的武力，《大活水浒》却没有正面描写战争，而把笔墨主要用在难民身上。这样处理，应该能刷新读者的阅读感受。

王小柔：《水浒传》讲一群男人的故事，女性故事非常少，但在您的书里，扈三娘却成为主角之一，这个动机从何而来？

于斯：《水浒》中一百零八将，其中女将只有三人，这个比例大致符合现实。问题是，这三位女将都没有引起施老爷子的重视。特别是扈三娘，连句像样的台词都没有！从我对文学的认知来看，扈三娘算不上一个人物形象，只能算一个符号。往好一点儿的想去想，也许是施老爷子写不出来。我能写出来，不是我比施耐庵更有才情，而是我所处的时代帮了我，我学习了有关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知识。在我的想象中，扈三娘是宋代的一个复杂病例。我用大量有血有肉细节来重塑这个人物，不是要表达什么思想，而是要改变这个人物的命运。我也

也有能力改变这个人物的命运。扈三娘有什么错吗？这个见义勇为、讲信用的美貌小姐，《水浒传》给了她最悲惨的命运。在由我主宰的《大活水浒》这个平行时空里，我不忍心像施耐庵那样写，我想让她过好一点。

王小柔：《水浒传》是一部古典文学佳作，也有很多后人续写或改写，和其他衍生小说相比，您认为自己的写作有哪些特点？

于斯：《大活水浒》的责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小说家，他这样评价和总结——拦腰截断整部《水浒传》，为了结构上的合理，为了弥补原作巨大的破绽，从中间写、从三打祝家庄开始写，设计全新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，从头至尾把梁山好汉清晰地分为招安派和反招安派，一派处心积虑、不择手段，一派守护底线、追求自由，两派斗智斗力，写成一部阴谋重重、疑点多多、好看的小说，目前还没有人能这么写。我想，读者看了会有自己的感受。

王小柔：作家麦家说，《大活水浒》是典型的后现代文本。您认同吗？

于斯：我当然认同麦家的说法。后现代小说应该长成什么样？一群当代小说家坐在一起，讨论几个月，也不会形成大家都认同的整体具象。但其中有两个特点，都会认同：创新和不确定性。从创新这个维度去理解，后现代小说概念的内涵会一直变化下去。后现代小说是一座群芳争艳的大花园，一个新品种不断进入其中的花园。我觉得，《大活水浒》就是一个新品种。后现代小说的审美，不确定性是关键词之一。有的是通过言外之意创造出不确定性，有的是通过对比创造出不确定性，《大活水浒》组合了多种形式。以上所说的后现代，表达的仅是我个人的想法和理解。其实我不知道麦家对后现代是怎样定义的。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讲述

推广传统文化，提升鉴赏水平

在天津大学讲台上讲相声

本报记者 张洁

天津大学工会教师张建斌主讲的《相声艺术赏析》课程，作为一门面向全校学生开放的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，自2019年开课以来，一直是学生们争相“秒杀”的热门课程。通过这门课，学生们领略到了相声艺术的深厚底蕴，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所焕发出的独特魅力，对天津这座“曲艺之城”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爱。

参加天津大学相声社
逐渐领悟相声的魅力

张建斌是“90后”，天津生天津长，儿时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天天播相声，他着了迷。在众多家中，他最喜欢的是刘宝瑞。“刘宝瑞先生的表演生动有趣，特别是他的单口相声，掌故丰富，包袱儿细密，当真无愧于单口相声大王的美誉。他的《连升三级》《日遭三险》等作品，于幽默风趣中饱含智慧和哲理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。”

上小学二年级时，“六一”儿童节联欢活动，张建斌人生第一次登台表演，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和阵阵笑

声，让他有了信心。此后每次登台，都给他带来了新的经验。2009年，张建斌考入天津大学，恰逢校内盛大的社团纳新，他想加入相声社，那天一大早就赶到报名现场，摊位还没摆好。社长匆匆赶来，张建斌第一个填了报名表。

太平歌词“非遗”传承人、知名相声演员佟守本是天大相声社的指导老师，经常来做讲座，辅导学生们演出。张建斌说：“佟老师非常随和、亲切且温文尔雅，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相声知识。他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这门艺术，我衷心感谢他的付出和教导。”

通过在相声社的学习，张建斌对相声有了更系统的认识，“此前我表演的节目以新相声为主，初中时表演过《百吹图》《颠三倒四》等。大学期间，我接触了很多传统相声，了解了各种类型的节目，比如贯口活、腿子活等。”他记得有一次排练并表演了《黄鹤楼》，虽然演出现场反响还不错，但当他看到演出视频时，发现自己有非常明显的差距。“相声中的戏曲模仿、程式化动作和特定角色的扮演都需要深厚的功底以及细致的揣摩，我当时模仿皮毛而已。”

2013年大学毕业后，张建斌留校工作，同时仍坚持着自己的爱好，时不时参加相声社的排练、演出。在学校领导的鼓励下，2019年9月，他尝试着开设了全校公选课课程《相声艺术赏析》，既能将自己的爱好转化为一门课程，又能弘扬传统文化。长期的演



张建斌

从那时起，张建斌意识到相声艺术并非简单说说了事，它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与精湛的技巧，需要长期的基本功训练和深入的钻研，才能掌握其精髓。

2013年大学毕业后，张建斌留校工作，同时仍坚持着自己的爱好，时不时参加相声社的排练、演出。在学校领导的鼓励下，2019年9月，他尝试着开设了全校公选课课程《相声艺术赏析》，既能将自己的爱好转化为一门课程，又能弘扬传统文化。长期的演

出经验为他的备课提供了帮助，在赏析相声时，能更全面地欣赏其艺术魅力，更有效地传授知识，也提升了他对相声艺术的理解。

听相声不单纯为逗乐
也要了解这门艺术的传统

张建斌说：“大多数人听相声就是图个乐，其实作为一门传统艺术，相声还有很多门道里的、有价值的东西。以传统相声《报菜名》为例，单就表演来说，并非越快越好，要有节奏、抑扬顿挫，做到快而不乱，慢而不断。”

《相声艺术赏析》这门课聚焦相声的欣赏与分析，内容涵盖传统相声和现代相声，传授了说、学、逗、唱等相声技巧，也介绍了相声的发展历程。设计课程时，张建斌尽可能多地利用现有资源，比如如何与学校的相声社结合，以及邀请校外专业演员及教师与同学们一起交流等。

“相声表演基础”这一讲，包括相声的基本介绍，如分类、演员着装的讲究，让同学们了解相声的历史。张建斌请来相声社的成员，展示传统大褂，让学生试穿，还教了怎么叠放和保护大褂，强调它对相声演员的重要性。相声常用的道具，如桌子、扇子、手绢、醒木和快板等也逐一在课堂上亮相，相声社的成员展示快板打法，同学们现场体验学习。相声社的成员表演了《双簧》，展示了相声的魅力和校园相声的特色。课程通过独特的现场感、代入感和参与感，让同学们更直观地了解了相声，更好地欣赏并参与其中。

张建斌非常注重日常积累，有时间就读书，查资料，收听、观看相声音

视频。比如《中国相声100年》这部纪录片，详细介绍了相声的传统和历史，采访了许多相声演员，他每次重看都有不同的感触。随着个人知识的更新，课程的丰富性也在更新。他花大量时间筛选和更新节目，确保所选的内容适合学生观看，捕捉年轻人关心的时事热点，将这些热点与相声知识巧妙结合。

同一段相声，他会挑选出不同的版本，展示给学生们。尽管这个过程耗时又费力，但为了提供更好的教学资源，他认为非常有必要这样做。以传统相声《汾河湾》为例，苏文茂和王佩元、魏文华和魏文亮两个版本各有特色：苏文茂先生是文哏大师，他的表演温文尔雅；而魏文华和魏文亮是亲姐弟，配合非常默契，节目中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包袱儿。这段节目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

在课程中，张建斌还对相声节目进行了分类，比如：传统相声分为贯口活、腿子活、倒口活等；现代相声分为歌颂型、讽刺型等。通过深入浅出的教学，学生们对相声这门艺术有了较多的了解，听相声不再是单纯为了逗乐，更引发了大家对作品内容、艺术表演的学习与思考。

保留传统相声框架
探索现代审美变化

包括张建斌的《相声艺术赏析》在内，天津大学有一批热门选修课，每次开课，选课名额都特别紧张。《相声艺术赏析》设置容量是100人，每次预选的学生都有四五百人，有的学生从一入校就开始申请选修这门课，但因名额有限，直到大四才得偿所愿。

张建斌说：“这门课程深受同学们的喜爱，对我来说是巨大的鼓舞，也是

巨大的挑战，更是让我坚持开课的动力。在过去的五年里，大约有1000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程，他们对相声这种传统艺术形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很多外地来的学生，因身处天津，渴望现场体验相声表演的魅力，这门课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帮助。在课堂上，学生学到了丰富的相声知识，满足了他们对相声的好奇，是一种很好的体验。哪怕是一些从小就接触相声，甚至能表演一些段子的学生，同样对深入了解传统相声的奥秘抱有浓厚兴趣。”

过去，学校相声社的成员大多是天津本地人，随着相声艺术日渐风靡，越来越多的外地学生加入了相声社，也带来了新的创意，丰富了校园相声的表演风格。张建斌说：“很多来自南方的同学也能找到自己在相声舞台上的定位，展示自己的特点，并吸引其他同学也参与到相声这门艺术当中。可以说，这对相声的普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”

张建斌鼓励学生把课堂上学到的内容转化为理论研究和创作的素材，“比如，有的学生用英文翻译了相声的片段，将对相声的喜爱与自己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，这种实践为学生们开辟了新的思路，带来了新的收获。”对于《相声艺术赏析》这门课程，张建斌不仅注重对传统艺术的传承，也鼓励多元化的创新。学生们可以在保留传统相声框架的基础上，探索适应现代审美的新变化，这种既尊重了传统，又让相声艺术与时俱进的方法，更容易被年轻人所接受。

张建斌希望学生们通过这门课程，能发现相声并不是单纯为了搞笑，而是一种值得细细品味的文化：“生手熟戏，听不腻的曲艺。曲艺是一种百听不厌的艺术形式。相声作为曲艺的一种，也是能够引人深思并回味无穷的艺术。”